

〔日本〕福田靖 青木邦子 著 陈娴若 译

# 龙马传 黑船与剑

I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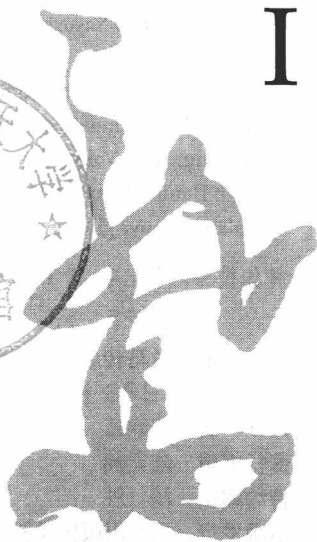


013033376

I313.45  
611  
V1

(日本) 福田靖 青木邦子 著 陈婉若 译

# 龙马传 I 黑船与剑



I313.45  
611

V1



北航

C1639745

译林出版社

878880810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龙马传. 1, 黑船与剑 / (日) 福田靖, (日) 青木邦子著;  
陈娴若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3.5

ISBN 978-7-5447-3123-2

I. ①龙… II. ①福… ②青… ③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 
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55315号

RYOMA DEN 1 by Yasushi Fukuda, Kuniko Aoki

Copyright © 2009 Yasushi Fukuda & Kuniko Aoki

All rights reserved.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HK Publishing, Inc.

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HK  
Publishing, Inc., Tokyo in care of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  
through 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, Taipei.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s Inc.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116号

- 书 名 龙马传 I 黑船与剑  
作 者 [日本] 福田靖 青木邦子  
译 者 陈娴若  
责任编辑 陆元昶  
特约编辑 汤 胜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译林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  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 640×960毫米 1/16  
印 张 16.75  
字 数 174千字  
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3123-2  
定 价 25.80元
-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幕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上士与下士   | 5   |
| 第二章 大器晚成?   | 38  |
| 第三章 伪证件之旅   | 58  |
| 第四章 江户的罗刹美人 | 74  |
| 第五章 黑船与剑    | 92  |
| 第六章 松阴在哪里?  | 110 |
| 第七章 遥远的纽约   | 130 |
| 第八章 弥太郎之泪   | 152 |
| 第九章 生命的价值   | 171 |
| 第十章 加尾的抉择   | 191 |
| 第十一章 土佐沸腾   | 210 |
| 第十二章 暗杀指令   | 228 |
| 第十三章 再会了土佐  | 247 |

## 序 幕

维持了两百六十五年的德川时代终于迎向了最后一幕。当维新动乱以明治十年（一八七七）的西南战争画下句号之际，反抗藩阀政府的自由民权运动如火如荼般展开。

同时，社会上也出现了乘上时代潮流、积蓄万贯财产的人物。其中一位人称“政商”<sup>①</sup>，就是后来成为三菱财阀创始者的岩崎弥太郎。

明治十五年（一八八二），东京的岩崎府正举办一场豪华宴会。洋人的四重奏乐团演奏的优雅音乐，轻快地在西式建筑的大客厅里流淌。宾客全是富商名流，手持美酒佳肴愉快地谈笑。

看到宾客大致都已到齐，一名男子站起身，一身和式礼服，唇上蓄着威风的八字胡，他，就是三菱邮务汽船公司的社长岩崎弥太郎。

弥太郎走上台，一大间客厅倏然鸦雀无声，所有宾客一齐注视着弥太郎。

弥太郎向台下扫视一遍，慢慢地开了口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利用政治人物或关系来做生意的商人。

“我生长在土佐一个地下浪人<sup>①</sup>之家，当时人穷屋破，过着简直是在地上爬的生活。我每天咬牙想着，总有一天我会成功，我会出人头地……今天能请到诸位莅临寒舍，实在是感慨万千。”

宾客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

“谢谢，谢谢……我们三菱邮务汽船公司，仅在七年内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，现在已是我国最大的海运公司。但我并不满足，未来三菱还要进军造船、金融、贸易、煤矿开发等各种产业，与全世界做生意！”

说到这里，宾客们的掌声轰然雷动。

弥太郎站在台上，满足地看着宾客，但随即宾客们却尖声喊叫，四散奔逃，一名男子手持短刀瞪视着弥太郎。

“你这个勾结政客，中饱私囊的卖国贼！岩崎弥太郎，我要替天行道！受死吧！”

男子举起短刀挥向弥太郎。就在同时，大批员工从四面八方男子一拥而上，将男子压倒在地。

“我岩崎弥太郎为国为民操劳多年，岂能被你污蔑成卖国贼！”弥太郎咬牙切齿地怒喝。

大厅外接待室里的沙发上，正坐着年约三十岁、自称《太阳新闻》记者的坂崎紫澜。房门打开，弥太郎与四重奏悠扬的乐音同时进入接待室。

坂崎战战兢兢地站起身。

“对不起，在您忙碌之时前来打扰。能有机会见到创建三

---

<sup>①</sup> 土佐藩独有的身份，土佐的乡士是可以带刀、有赐姓的武士，但藩府不给俸禄，必须和农民一样务农才能生活。而卖掉乡士身份，就成了地下浪人。

菱的岩崎社长，我深感荣幸。”

“你从土佐专程赶来的吗？欢迎你来采访。”

“多谢。事实上，我是想向岩崎社长打听一个人……”

“打听一个人？你不是来采访我的公司的吗？对生意宣传没有帮助的采访，没有意义！”

弥太郎立即走向门口，但坂崎的声音却跟在身后说：“您听过坂本龙马这个名字吗？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弥太郎停下脚步，回头看向坂崎。

“姓坂本，蛟龙的龙，骏马的马。和岩崎社长都出生于土佐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这个名字？”

“听某个人说的。他说，十五年前打倒德川幕府的，其实是一介浪士坂本龙马。不只如此，听说明治政府的框架也是坂本龙马创立的，而且……”

坂崎突然停顿，费了很大的劲才继续说下去。

“若是没有坂本龙马，岩崎弥太郎根本创建不了三菱吧。但坂本龙马在维新之前，三十三岁时就在京都被人暗杀了。”

弥太郎走回沙发，坐了下来。

“真没想到，到这个年纪还会听到他的名字。你打听龙马做什么？”

“如果我听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呀。但是，现在却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。我想让世人认识坂本龙马这个人，请您告诉我，岩崎社长，坂本龙马究竟是怎样的人物？”

弥太郎的脑海中，不停翻腾着对龙马的种种回忆。

“龙马……”

弥太郎开始说，坂崎欠身向前。

“是我在这世上，最厌恶的人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冒失轻浮、任意妄为、油腔滑调、有女人缘……这么讨人厌的家伙，天底下没有第二个。”

从幕末到明治，吃尽苦头才生存下来的岩崎弥太郎，从他的口中，娓娓道出他与有如疾风吹过般的坂本龙马之间数十年来奇妙的缘分。

## 第一章 上士与下士

弥太郎的视线飘向远方，思绪在四十年前的往昔中驰骋，辛酸的回忆再次涌上心头。

——我第一次遇见龙马时，才刚满十岁。

龙马与弥太郎都是土佐（今日本高知县）人。龙马出生的坂本家，在当时土佐藩的武士制度中，属乡士阶级。乡士就是下士，也就是下级武士，但坂本家有其特殊的背景，因而比起其他人家要更为富裕。

但弥太郎出生的岩崎家，因为贫困潦倒，只好把乡士的身份卖掉，成为所谓的地下浪人。

天保十四年（一八四三）。十岁的弥太郎天天背着自制的鸟笼，跟着父亲弥次郎四处沿街叫卖。两人衣衫褴褛，唯有腰上插着的两把刀，勉强看起来有武士的架势。

走到一间农舍前，弥次郎要弥太郎在原地等待，自己带了两三个鸟笼跨进农家。弥次郎一离开，弥太郎立刻从怀里取出一本破破烂烂的汉籍，出声念了起来。

“多算胜，少算不胜，而况于无算乎？”

是《孙子》。弥太郎一字一字朗声读着，忽然听见弥次郎的怒骂声而回过了头。

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！老子是井口村的岩崎弥次郎，可是货真价实的武士！”

农家主人回击：“那武士大人怎么会来卖鸟笼！”

“关你什么事？！”

弥次郎丢下话，朝儿子走去。弥太郎把《孙子》塞进怀里，就在这时，农家主人对着弥次郎的背影吼叫：“不就是地下浪人吗？跟我们老百姓有啥不同？”

“你想找死吗？”

弥次郎的手按住刀柄。

“想做生意，就把腰弯低一点！”

农家主人一面后退，一面不留情面地骂着。

“住嘴！”弥次郎的怒斥盖过了他，但还有另一个声音同时也骂向农家主人。

“住嘴！”

是弥太郎。农家主人惊讶地闭上了嘴，弥次郎和弥太郎怒气腾腾地转身离去。

“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”农家主人不敢相信地说。

这次到了另一户农家门前，弥次郎再一次带了两三个鸟笼，要弥太郎等着，自己去卖。弥太郎找了个地方坐下，又从怀里拿出《孙子》读了起来。

“吾以此观之，胜负见矣。”

读得正入神时，却听见近处溪水边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。

弥次郎循着声音走去，从草丛中往水边探出头。

七八个小孩聚在溪边，溪岸上有一块数米高的石头，石头上站着一名全身只剩兜裆布的小男孩。十五岁的川原冢茂太郎，是孩子中最年长的，他喊了一声“跳！”便纵身跳入溪里，溅起的水花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。在他之前跳进水里的武市半平太张开了嘴笑着，他和茂太郎同样是十五岁。

溪边的孩子们扬起了欢呼声。他们是岛村卫吉，十岁；平井收二郎，九岁；望月清平、龟弥太兄弟，分别是九岁和六岁；冈田以藏，六岁。

弥太郎的目光却被坐在收二郎身边、穿着和服的文静女孩深深吸引住。那是收二郎的妹妹，六岁的加尾。稚气未脱的脸庞，似乎觉得男孩们的游戏很有趣。

弥太郎正为可爱的加尾神魂颠倒时，忽然听到半平太大声说：“该你跳了，龙马！”

站在石头上穿着兜裆布的男孩就是坂本龙马，今年九岁，只比弥太郎小一岁。

“快点跳呀！”

“跳下来，龙马。”

年幼的以藏和龟弥太跟着起哄，但龙马一脸惊恐，两脚僵直。

加尾焦急不已，有点看不下去了。

“哥哥，算了吧！”

“加尾，你住嘴。龙马，快跳！”

被收二郎一催，龙马几乎就快哭出来了。

身后弥次郎的声音猛然响起：“算了，不做你生意了。小气鬼。”弥太郎吓了一跳回过头，恰巧看到弥次郎跟个农家女一路争吵，快步向他走来。

“走了！弥太郎。”弥太郎的眼神随着脚步拖拉的父亲，再往石上的龙马瞥了一眼。龙马正抹去脸上的泪痕，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胆小鬼。”弥太郎呸了一声，赶紧追上父亲的背影。

龙马恐惧得全身僵硬，在众人的鼓噪声中，才怯生生地稍微走向前，随即“啊——”的一声惨叫掉入水里。原来是清平偷偷爬上岩石，在龙马背后推了一把。

土佐藩属山内家治下。庆长五年（一六〇〇），原本统治土佐的长宗我部家，因为在“关原之战”<sup>①</sup>时追随西军且战败，领地被德川家没收；而后，德川家封山内一丰为土佐二十四万石，建立了高知城（位于现日本高知县高知市）。从此之后，山内家统治土佐直至幕末。

土佐藩的武士有一种特殊的身份制度，与其他藩国不同。侍奉山内家的武士被称为上士，享有优厚的待遇。而曾经侍奉长宗我部的旧臣后裔被称做下士，被人蔑视轻贱，所受的待遇更是大相径庭。

“呜呜呜……”龙马捧着衣服，穿着兜裆布，站在坂本家

---

<sup>①</sup> 又称关原合战，是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发生于美浓国关原地区的一场战役。此战是德川家康与丰臣秀赖的家臣石田三成的直接对决。德川家康的军队为东军，石田三成的军队为西军。由于此战的胜负决定了谁可以拥有天下，所以也被称为“决定天下的战争”。最终由于小早川秀秋阵前反戈，这场战争在一天内分出了胜负，德川家康取得了统治权，为其建立德川幕府奠定了基础。

的玄关前啜泣。

“只不过被推进溪里，有什么好哭的嘛。”

大声叱喝龙马的是他最小的姐姐乙女，比龙马大三岁，今年十二，双手叉腰的气势吓人。

听到屋外的吵闹声，大姐千鹤和嫂子千野飞奔出来，再加上女阿银和阿里，一家子全是女人。被一堆女人团团围住、担忧，龙马更觉得自己出糗，再次泪眼汪汪。

父亲八平把龙马叫进屋里，坐在父亲身旁的大哥权平责备了他：“你还算得上是武士家的孩子吗？武士啊，一定身心都要坚强才行啊！”

“对不起，大哥。”

龙马的头都快低到胸前了，八平慈祥地开口说：“龙马，你一定要成为比别人更像样的武士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”

“因为我们的本家是商人……”

“没错。我们绝不能让人指指点点，说我们终归是当铺分家<sup>①</sup>的出身，脱不了商人气。坂本家买下乡士头衔，成为武士，到我已是第三代。多年来我兢兢业业地看守藩主大人的墓地，当个称职的庙守。你也是坂本家的武士，绝不能失去这份荣耀！”

“是。”龙马哭丧着脸点点头，八平疲倦地耸起肩大大叹了口气。

江户末期，乡士们的生活艰难，有些会将武士的身份卖

---

① 分家是一个相对于本家的概念，这个词现在没有法律意义，但在江户时代乃至明治时期，它基于封建庄园制，本家拥有领内所有土地的名义所有权，分家曾属于本家，后来经本家族长允许，从本家分裂出去，但分家仍受本家领导，地位低于本家。

给富农或商人，岩崎家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家在几代之前，就因为生活贫困卖掉了乡士的资格，因此才成了地下浪人。

龙马出生的坂本家，便是在高知城下经营当铺的才谷屋，从这类乡士手上买下身份，分家之后建立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八平对武士的荣誉看得比别人更重。

龙马走出父亲八平的房间，在母亲幸的房前停下脚步。幸长期卧病，门窗紧紧关着，看不见屋里的状况，安静的屋里只听得见幸吃力的咳嗽声。想起母亲，龙马又是一阵想哭。

八平和权平不论是刮风、下雨，或者是夏天阳光炽烈让人汗水淋漓的日子，都从不懈怠，天天在山内家的灵庙前站岗。看守山内家历代家墓，是藩里赋予坂本家的任务。

但龙马总是跑到才谷屋躲在当铺角落，有样学样地打起算盘。拨弄珠子的清脆声，好玩得让他停不下来。才谷屋的店主八三郎正在柜台记账，可是他一点儿也不想看到武士家的儿子玩算盘。

“龙马，怎么还在玩哪？快点早早回家，要不然又要被骂了哟。你爹不是叫你别老往本家跑吗？”

这些话他都知道，但龙马还是想在店里多待一会儿，于是悄悄开了后门，走到里面的店铺。店员正拿着客人带来的物品估价。

“应该是六两又两分……左右。”

“不能再多算一点吗？”

武士身份的客人不肯死心，虽然看起来相貌堂堂，但眼

睛却一直骨碌碌地看着外面，担心被人撞见。

龙马回到家，果然又被八平斥责一顿。

“既然有时间玩算盘，不如努力精进剑术吧。”

龙马走到庭院，啜泣着开始练习挥剑。二十五、二十六……挥到二十七下，手臂已经举不起来，他脸一瘪又快哭出来了。

八平非常烦恼龙马的未来，他觉得龙马在剑术上不会有所长进。

“我看剑术别练了，还是努力求学问吧。我去向老师问候一下，帮你拜托老师。”

龙马跟在八平身后，可怜兮兮地走在路上。突然前面走过来一名武士吸引住了他的视线，这人看起来似乎有些面熟，才刚这么想，龙马就被八平猛拉了一把。八平退到路旁自己低下头恭敬地跪地，还用手把龙马的头硬压低到地上。那个看起来面熟的武士走近，是一名上士。虽然已让到路边，但八平和龙马依然屏住气，那名武士不屑地走了过去。

“那个人，刚才在才谷屋……”

看到龙马还呆呆地目送那人，八平严厉地说：“见到上士，下士要马上让路，你想找死吗？”

在日常生活上，上士和下士也有很多的差别，上士可以穿丝袍，但下士只许穿棉袍，上士允许穿的木屐，下士也不准穿。

八平带着龙马来到大谷茂次郎开设的大谷塾，一群孩童正在朗读汉籍。全都是穿着棉袍的下士子弟。龙马在最后一排就座，生疏地打开汉籍。

“子曰，人之……呃，过也……各于……”

龙马念得比其他孩子都慢一拍，还吞吞吐吐的，大谷的眉头皱成一团。

回家后，龙马想起在私塾比其他入落后的窘态，眼眶又溢出了泪水。这种时候，他总是特别想见母亲，龙马穿过庭院，来到幸的屋前，脸上突然出现了光彩，拉门开着，幸坐在檐廊边。

“娘。”

“龙马，来这儿坐。”

幸微笑着。龙马快步走向檐廊，在庭院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。

“今天身体舒服了些，想吹吹风。”幸说。

龙马比家里任何人都盼望母亲的病能快点好起来，但幸的病情却丝毫不见起色。她目不转睛地望着龙马的脸，看到儿子的脸上露出哀伤的表情。

“你又哭了吗？”

“我……我是个胆小鬼，脑袋又笨，所以老是惹人生气。”

“龙马，你绝不是个没出息的孩子，别着急，有一天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武士。娘相信你。”

龙马的心里充满了喜悦。

弥太郎每天依旧过着兜售鸟笼的日子。走遍高知城下的弥次郎父子，疲惫地坐在街边的屋檐下，这一天他们又是一个也没卖出去。

“好，我再去那边卖，不会再乱发火了。”

望着背起鸟笼走远的弥次郎，弥太郎又从怀里拿出汉籍来。

“势者，因利而制权也。”

忽然眼前一道人影，抬头一看，龙马正一脸惊奇地站在他面前。

“你怎么能读得这么顺呢？我也在学汉文，但怎么学都不明白。”

“这不是那个胆小鬼吗？给我站远点！”

弥太郎狠狠瞪了龙马一眼，看他吓得倒退三步，才又把目光转回书上。

“势者，因利……”

咕噜……弥太郎的肚子唱起空城计。

“快点走开啦！”

“这是我从本家里偷带出来的。”

龙马打开从怀中取出的纸包，拿出了一个包子。弥太郎的目光直直盯着龙马手上的包子。

“肚子饿的话，就吃吧。”

“我又不是乞丐！”

弥太郎凶狠狠地说，龙马吓得退了一步。

“可是，既然我念汉籍给你听了，这就当做谢礼吧。”

弥太郎伸手抢过包子，不小心把包子掉在地上，一眨眼就有只土狗冲过来咬走了那个包子。

“啊！我的包子！快还我，畜生！”

弥太郎心痛地大叫，龙马追着那条狗，想把包子抢回来。

“慢着，那边是上士住的地方，别过去！”

弥太郎急忙阻止，但龙马已转进巷子里了。